

建构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基于“产业链长制”的思考

□张等菊

摘要:教育和产业迭相为用、互为体翼,是社会结构中较为稳固的“共同体”之一。近年来随着“产业链长制”的广泛实施,教育也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以实现产教在供需链维度和价值链维度上的紧密对接。高职教育作为区域技术技能人才的主要供给侧,应根据职业教育适应性理念和结构性同构理论,借鉴“产业链长制”的发展图式与模型,建立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形成“群长+群主”的联动管理责任体系,通过稳群、补群、强群和延群等措施,诊断与弥合区域内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漏点”“堵点”和“断点”,为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和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提供人力保障。

关键词:高职教育;区域;产业链;专业群;链长制;群长制

作者简介:张等菊(1978—),女,甘肃庆阳人,华南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学、高等教育学。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项目“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的制度适配性研究”(编号:BJA220256),主持人:张等菊。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7518(2023)08-0021-07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认为一切社会结构类型包含“冲突、共同体和社会化”^[1]三种关系图式,其中“共同体”是合法秩序建立的基本追求。追踪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史,自近代著名实业家和教育家张謇提出“父教育、母实业”^[2]以来,产业和教育就被视为社会结构中较为稳固的共同体之一,二者迭相为用、互为体翼、双向赋能,先后经历了“建教合作”“前校后厂”“厂中校、校中厂”“产业学院”等模式演进阶段,成为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支撑,也成为教育研究经久不衰的主题。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再次强调“以教促产、以产助教”,推动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心逐步由“教育”转向“产教”,同时通过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等,将职业教育、行业、产业及区域打造成发展共同体,以消解教育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价值链之间的要素区隔和断点鸿沟^[3],进而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与多元利益相关者在点、链、群、网等不同维度上结构匹配,最终形成产教深度融合的良好生态环境。

一、“链式”共同体的发展源流与关系秩序

产业与教育虽为二元协作共同体,但由于受相关变量影响,在实践互动中衍生出了多个复杂性变体。所谓产业是指“具有同类生产属性的生产实体集合”^[4],其既蕴含着生产技术发展和市场供需逻辑,也包含着价值空间的各种社会关联要素。一个产业往往嵌入于某种行业,而行业所关涉的上游、中游和下游的企业群就构成了一种生态链,行业的生态链从结构属性和价值属性上决定行业生产中的资源配置与分工等环节的对接,这种对接机制最终形成了一种具有较强咬合力的链条,即“产业链”。产业链不仅向企业寻找生产资源,也向教育寻求人力资源,因此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成为产业链发展的动力模式。为了更好地促进教育与产业链之间的沟通,2006年张旭翔等人首次提出了“跟踪产业链适时延伸专业链”的构想^[5],至此“专业链”作为产业链的一个对偶词汇逐步走入了教育研究视域,继而创生出了许多具有同等价值序列的“链”式词条。

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倡建构“教育链、人才链

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6]的“四链衔接”理念。该理念不仅勾勒了教育与社会诸因素在空间链维度、供需链维度、价值链维度上的对接端口,也强调了构建职业教育利益共同体的紧迫性,成为迄今为止深化产教融合的最高目标。为了进一步梳理产教融合这一复杂工程,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建立“专业与产业、课程与职业、教学与生产”^[7]的“三层对接”目标,从场域上对各要素进行了逻辑关系梳理,并着重强调了职业教育发展中专业与产业对接的基础性战略地位。2022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在“四链衔接”理念基础上,再次提出了包含“教育链、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价值链”在内的“五链之说”,以明确职业教育的改革方向与社会价值。但从关系领域来分析,供应链本身也是一种产业链,创新链亦是研判价值生成的关键要素,因此“四链衔接”依然是“链式”共同体关系建构的基础。如果说“四链衔接”是从制度文本上对产教融合秩序与愿景的界定,那么“三层对接”则是从实践场域对职业教育连接社会目标的具体分解。首先,从词源性质和其背后的承载实体来分析,产业链是一种结构性实体概念;教育链是一种场域性概念,这里主要包含面向社会供应劳动力的教育类型,如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其背后支撑的载体为专业;而人才链与创新链则更倾向于是一种价值性概念,其不仅具有情景化和建构性,也暗含着一定程度的价值评判。其次,从实践功能和各要素关系来分析,教育链相对复杂,因为专业虽是其主要的育人载体,但由于长期以来囿于学科之中,致使各类院校在短时期内很难建成与产业上、中、下游相对应的专业链,并且单个专业也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因此需要根据“学科基础相同、行业业务相通、职业岗位相通、核心课程相近、教学资源共享”^[8]等关联因素建成专业群,将教育链的任务落实到专业群上,以集群的态势服务于产业链的不同环节;人才链是产教两维适切交互的产出成果及验证系统;创新链是人才链发展所带来的边际收益,具有子链组合的特征和价值浮动的阈限,其最终的价值落点是反哺产业链和重塑专业群,并形成螺旋循环态势,达到四链互促共生共长。

通过梳理以上各因子之间关系发现,“链式”共同体之间衔接的动力母体是专业与产业,价值升级的路向是专业群与产业链的互相匹配和紧密对接。

二、“产业链长制”实施的时代意蕴与公共价值

一切社会活动均是本体的行为实践。韦伯(Max Weber)认为,社会行动的出发点有四种判定维度,即“工具理性的、价值理性的、情感的和传统的”^[9];涂尔干(Durkheim)也指出“只有对与职业活动关系紧密的群体做出有效规定时,职业活动才能认识到自己的功能,这种因劳动分工而形成的团结才是‘有机团结’而非‘机械团结’。”^[10]由此可见,主体的价值追求和情感维系是一切社会行动的核心。产业链虽然是社会分工高度发达下产业上、中、下游所形成的一种天然生态系统,但由于缺乏个体维系的社会纽带,因此在群体契约和集体意识方面依然存在着“机械团结”等诸种弊端,这就亟待相关行为主体介入,以情感沟通的方式形成实质性的“有机团结”,“产业链长制”正是在这种价值期望下诞生的、一种具有共同目标的主体实践形式。

(一)“产业链长制”的内涵与发展理路

2017年,为了提升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湖南省长沙市政府在“河长制”等启发下,以“点—链—群—圈”为体系目标、以“产业价值链思维”为建设理念,最早提出建立“产业链长制”。经过几年的区域经验积累,2020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11],首次以国家政策形式提出建立“产业链长制”责任体系,确立了区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治理框架;同年,江西、江苏、山东、黑龙江、河南等省相继实施。2021年,广东省政府将探索实施“链长制”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根据产业循环半径,推进全省战略性产业集群建设。至此,“链长制”作为一种前瞻性应对机制,开始从地方探索逐步走向全国实践。

总结与分析不同政策文本和相关区域实践经验,“产业链长制”就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为了区域产业发展所建构的双主体管理责任体系。政府领导担任“链长”,龙头企业负责人或产业盟长等担任“链主”,“链长+链主”围绕产业链共同开展预先控制、

同步控制或反馈控制等一系列治理工作。双主体管理责任体系作为区域产业发展的谋划者和调控者,共同设计产业发展蓝图、整合产业链上中下游资源及相关要素、诊断产业链上的堵点与断点、建构产业发展的政策环境与市场秩序等,并通过“稳链、补链、强链、延链”等措施形成“一链一策”发展责任制,最终建成区域产业生态优化机制。

(二)“产业链长制”实施的公共价值

“产业链长制”是在新时期国际政治经济大环境下,我国自觉生成的一种产业自我诊断与改进管理机制,其运作过程既遵循“G-K 产业生命周期理论”^[12]和最新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又强调区域产业发展的环境与特色,是一项具有时代责任意识的改革成果,饱含目的与手段、局部与全局之双向四维功能。

1.加强产业链韧性,释放国家“经济双循环”的发展活力。近年来,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与疫情持续未解,导致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所实施的“三来一补”等贸易形式弊端日益凸显,产业链上各种被“卡脖子”事件层出不穷,这充分表明依赖“国际大循环”模式发展国内经济已不能满足国家竞争力提升的基本需求。为此,2020年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13],这不仅是对2018年以来的“六稳”和“六保”具体工作任务框架的升华,亦是对我国经济未来发展路向的指引。“国内大循环”是指产品从原料攫取、生产加工到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均是基于内部产业链和供应链完成的经济循环,其不仅是人民生活的基础保障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关键,也是稳固我国整个经济“基本盘”的重要基石。“产业链长制”通过双主体责任制,分链条检测不同产业发展的原始积累、蓄势资源和冲关动能,并通过整合链条上不同环节的多方力量,调适自平衡实力和释放发展活力,加强产业链的韧性,逐步减少对外部的过度依赖,促使我国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具有自主可控的话语权和安全高效转换的执行力。

2.降低断链脱钩风险,升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体系功能。链长制是基于区域和服务区域的一

种公共管理制度,亦是“经济双循环”背景下区域产业治理的主要抓手。区域经济发展是国家循环系统中的子系统,区域中的每个产业链是国家经济发展生态系统中的生态位。因此,加大区域产业组织平台建设力度,并进行功能导向,是“自下而上”稳定产业链和供应链经济功能网络架构的主要途径。例如,天津市政府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三年行动方案》中提出建立“一条产业链、一位市领导、一个工作专班、一套工作方案”模式,并实施“两图两库”的产业链专班“挂图作战”计划^[14];广州市政府在《构建“链长制”推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建构以市领导为“链长”和以龙头企业为“链主”的双链式工作体系,并以补、稳、强链为举措,梳理出21条重点产业链^[15],同时采用“点—链—网”依次推进策略,最终形成“产业+产业链+产业集群”共振发展的区域经济新格局。南昌、深圳、苏州、合肥等二十多个城市也自2018年以来依据区域资源与产业特点,建构了不同治理模式的“产业链长制”,以此来疏通产业循环的“堵点”、连贯产业链条的“断点”和修复产业发展体系,并通过产业链纵深拓展和升级再造,降低断链脱钩风险和市场失灵的缺陷,加快区域产业战略布局,以融入国家“经济双循环”的发展格局之中。

三、建构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多链适配合宜的必然选择

高职院校是区域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的主要载体,因此人才培养必须在规模、结构和质量上与区域社会产业发展的需求相对接,方能彰显出类型教育的价值品性。然而,高职教育由于长期以来在专业布局中存在着政府、市场和高职院校之间管理责任不清及利益博弈等问题,导致专业设置预测性不足、同质化严重,区域专业结构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公地悲剧”,致使人才“不被用”“不够用”“不能用”等现象频发^[16],这就亟待建立一个责任共同体来调控和谋划区域专业结构,统筹高职教育良性发展。“产业链长制”作为“四链”中既含有文本概念和物联框架、又具有行为主体的第一个“链”式名词,其所绘制的发展图式将会催生人才链和创新链等其他“链长”的诞生,同时也会引导“专业群长制”的适时建构,为专业群与产业链的紧密对接提供动力。

(一)“专业群长制”建构的理论基础探析

理论基础是新事物建构的逻辑支撑,具有根基和“原形”意味,在不同历史变迁下,其可从范畴、判断和推理等方面维系事物发展的原初本真,指导其运行发展。“专业群长制”的建构既要立足于职业教育系统本身的发展原理,也必须遵照社会结构中各生态位的依存与同构逻辑,才能以责任共同体的形态服务于教育实践。

1.职业教育适应性理念是“专业群长制”建立的基本原理。我国高等教育学奠基者潘懋元先生曾提出教育具有“外部关系规律和内部关系规律”^[16],标明了“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的基本发展理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也明确提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17]是开拓我国高质量教育体系发展的新任务。高职教育的适应性从路向上分析,包含外适和内适两个维度。外适是指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方案要切合区域经济发展的路径和产业改造升级的框架;内适是指高职院校将产业技术、社会岗位能力结构等外部信息凝练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内容,开展内涵建设,提升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外适和内适呈现着一种双向螺旋递进与动态互促关系。从目标上分析,高职教育的适应性是一种包含具体主体和对象的适应,而非“无对象”的或者泛在的适应。因此,产业链与专业群的对接是提升高职教育内外部关系相互适应的关键载体,同时在“产业链长制”实施背景下建立相对应的“专业群长制”,是丰富高职教育适应性理念的重要举措。

2.结构性同构理论是“专业群长制”范式建立的参照依据。迪马乔和鲍威尔(DiMaggio & Powell)认为结构性同构理论作为结构主义的子观点之一,包含着“模仿性同构、规范性同构和强制性同构”^[18]三种形态。三种形态实质上是对某种社会关系模式化的一种归类,“专业群长制”的建立就是对“产业链长制”之模式化关系的同构,即“模仿”后者的责任行为主体组建方式与运行模式,“规范”产业链与专业群对接的定向战略,“强制”部分资源、组织和平台形成相互依赖模型,最终通过对“产业链长制”模式的引流与临摹,建立相对应的“专业群长制”。

“专业群长制”对“产业链长制”三维范式的同构,不仅确定了其在当今时代建构的可行性与迫切性,同时也是对专业和产业二元发展关系的一种阶段性升华。新的关系形态是两个共同体进行资源共建共享和社会责任共担共掌的策略图谱,是二者适切发展、形塑共生的逻辑理路与时空生态。

(二)“专业群长制”建构的前置政策分析

“专业群长制”的创建并非简单的理论推断,而是富有现实基础的时代诉求。因为随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到来,“对位连接”“有效供给”“和谐增长”已成为社会变革的主题词,教育领域也出现了一系列饱含时代深意的专项政策,它们宛如“先行组织者”,通过上位观念促进人们认知结构中的各种要素相互同化,并从理念、制度和运行机制上为“专业群长制”的构建提供了逻辑框架和行动模型。

1.“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中的责任主体架构之引导性。2022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关于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的通知》,将具有市场化、社会化特征的就业创业工作界定为“一把手”工程^[19],专项行动的直接目标是通过学校领导访企,挖掘社会岗位资源和建设实习实践基地,以拓展毕业生就业渠道;深层目标是督促“一把手”掌握行业发展态势,了解区域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的规格、规模与质量,开展专业动态调整与人才培养方案改革,从多维度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适应性,以减少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实质上就是促进专业群与产业链紧密对接。此项行动实施以来,许多高职院校以专业群作为联络纽带,建立了“访企拓岗深走访、全员联动促就业”等上下联动式工作机制,通过校领导带队走访企业,不仅拓展了毕业生就业渠道,盘活了产教融合资源,更重要的是驱动校领导树立人才培养的市场意识,掌握区域产业发展动向,为学校的发展方向、育人目标和社会服务重新定位。“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以校领导作为学校与企业对接的责任主体,与“产业链长制”中企业负责人担任“链主”具有异曲同工之效,尤其是以专业群为对点开展的访企行动,为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的构建起到了“先行组织者”作用。

2.“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中的图库对接模式之迁移性。2022年6月,教育部等三部委联合印发了《关于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的通知》,要求以企业技术与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为目标,建立多个“校企创新联合体”^[20]。校企创新联合体的行动逻辑是以企业需求为牵引,撬动高校提升人才培养与技术服务的市场适应性,最终建构“科技—企业—产业—经济”递进互撑的发展道路。“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不仅是基于向量数据的行动任务,更是对教育适应性理论的具体升华,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从提升产业链现代化的维度促进人才链与创新链的融合。尤其所倡导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库和企业需求库“两库”建设工作与“产业链长制”中的链长“两图两库”挂图作战计划模式相似;其所开展的分类别校企对接活动与拟构建的“专业群长制”所追求的行为责任主体共话、降低校企对接成本等具有共同愿景。因此,“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拟建立的情感纽带和合作窗口,将以“先锋官”的作用促进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的构建。

(三)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实施的路径展望

集优成势、聚力升级。《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省级党委和政府要整合相关职能,制定人才需求、产业发展和政策支持‘三张清单’,统筹区域职业教育发展”^[21]。“专业群长制”建构的目标就是通过凝聚区域内高职教育发展的利益共同体,发挥最大合力,提升高职院校对区域产业发展及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适应性,使其成为真正创造价值的教育和增进人民福祉的教育。

1.建立“群长+群主”责任组织共同体。遵照社会制度的依从基础和同构性,以区域为单位,借鉴“产业链长制”的“链长+链主”组织模式,建立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一把手”挂帅、“群长+群主”协同的责任组织机构。在“群长”系统建构上,实施“总群长+副群长+19个专业常务群长”运行机制,其中总群长由区域教育厅长担任,副群长由教育厅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负责人担任,共同组成群长制顶层设计;专业大类常务群长设置则是根据高职教育专业目录

中的19个专业大类,遴选区域内相对应的专业领军人物担任。在“群主”系统建构上,以区域内各高职院校的校长为“群主”,以校内各专业群带头人为“群主助理”,形成“群主+n个群主助理”的责任体系。

2.对接“产业链长制”,制定“专业群长制”运行框架。“群长+群主”作为行为责任组合体,在工作运作上存在着场域层级逻辑,但这种机制并非线性的或单程的,而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网状模式。首先,总群长是区域技术技能型人才链建设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从宏观布局上指导“专业群长制”方案的制定,并定期与“产业链长”开展区域内产业发展与人才需求问题的信息沟通,从宏观上掌握不同行业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规模以及产业链未来发展可能需求的紧缺人才规格等,为区域内高职教育体系的构建勾勒总蓝图。副群长接受总群长指导,根据区域内产业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信息,开展“挂图作战”,即根据区域产业链布局图、技术发展路线图和重点企业库、重点项目库等,绘制对应的区域人才链需求图、专业大类布局图,并建立区域各类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重点单位库。19个专业常务群长根据区域产业链布局图和区域人才链需求图,对区域内本专业大类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状况开展清单式排查,找出因部分专业设置缺位而出现的人才供给“漏点”、因部分专业培养规模过剩而出现的人才存量“堵点”、因职业教育体系内上下融通不畅而造成的部分人才供应层次“断点”,厘清行业人才需求结构和专业群建设的重点环节,形成区域内高职教育各专业群矩阵式布点图,并呈送给副总群长。其次,群主作为区域内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供给侧的执行者,接受总群长领导和副群长的指导,根据区域专业群矩阵式布局图和排查清单,以学校现有的发展定位和专业建设为基础开展内部控制与外部连接工作,即通过横向同质性拓展来设置对应专业,来弥补区域产业链上人才需求的“漏点”;通过诊断校内专业的内适度与外适度来开展动态调整,来疏通区域人才存量上的“堵点”;通过与中职学校和普通高校等不同层次群主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打通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培养通道,拉长人才培养链条,来延补人才供应层次

上的“断点”,进而破解人才“不被用”“不能用”和“不够用”等现实问题(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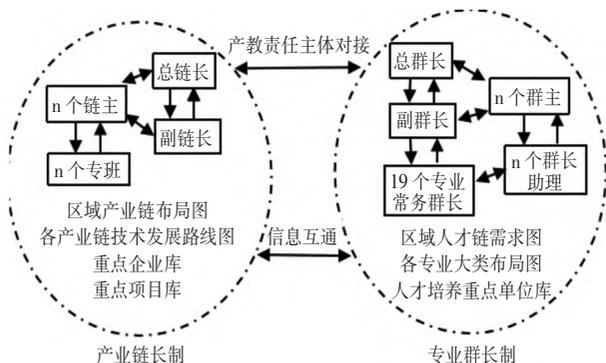


图1 “专业群长制”与“产业链长制”对接图

3.以链促群、以群建院,推动高职院校精准服务区域发展。建构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既是一种顶层设计,也是一种“在地践行”的实际行动。因此,高职院校是耕育“专业群长制”与“产业链长制”适切发展的沃土,其通过专业群的内适与外适发展,可逐步建成“内控外督”式治理模式。第一,高位拉动,以链促群。高职院校应该以区域产业链的图谱和清单为参考,以“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的组织架构为基础,尽快建成“专业群主+群主助理”责任体;将目前带有随意性和点状性的访企调研活动转为具有明确目标的专业群线性发展规划,校领导作为专业“群主”以“点—链—群—圈”为目标,收集和分析本区域内对应产业链的技术技能发展现状及人才链需求情况,结合产业链上中下游冲关动能与转换需求,统筹规划校内专业布局。第二,“削枝强干”,以群建院。高职院校应该在区域“专业总群长”引导下,分析“区域各专业大类分布图”和“重点企业库”“重点项目库”等现状,重新审视学校发展的定力与张力,将过去盲目追求专业“大而全”的运行思路转变为建设“精而专”的专业“雁阵群”,根据自身的原始积累、蓄势资源和品牌特色调整校内专业结构,通过撤销或合并等策略,将专业群控制在10个之内,以防止点状设置、资源摊薄与培养泛化;同时以专业群为主体建立二级学院,消解目前因跨院建群而带来的内部治理问题和因专业松散而带来的各种浪费问题。第三,对位服务,创造价值。专业群的发展必须以产业链的需求为前提,实施对位服务。因此,高职院校应该将专业群发展植入“千

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所建立的合作窗口之中,通过校企联合体的相互指导和反哺,创建共话渠道和情感枢纽,降低校企对接成本,激发校企双向发展活力,提升区域产业链和人才链韧性,最终在多链适配共生中为区域高质量发展创造价值。

总之,近年来随着“河长制”“田长制”“链长制”等一系列责任体系的有效实施,职业教育界急切期待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的建立,以实现职业教育改革的重心由“教育”逐步转向“产教”的宏愿。未来所建构的区域高职教育“专业群长制”将以“产业链长制”为同构目标和适应对象,通过行政组织和责任主体的介入,驱动二者形成“有机团结的联合体”,共同监测区域内技术技能型人才链运行的薄弱环节,并以专业动态调整和育人质量提升为抓手,实施“稳群”“补群”“强群”“延群”等措施,优化区域内人才链生态系统,推进专业群与产业链、人才链、创新链互促互生,最终形成“产业聚人才,人才兴产业”的良性互动格局和多链适配合宜的区域高质量发展生态,为我国经济双循环发展格局和国家竞争力提升夯实人力基础。

参考文献:

- [1]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M].张明德,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731.
- [2]南通报业传媒集团.张謇与唐家闸[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21:40.
- [3]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EB/OL].(2022-12-21)[2023-05-23].http://www.gov.cn/zhengce/2022-12/21/content_5732986.htm.
- [4]钟勇,夏庆丰.产业概念辨析[J].生产力研究,2003(1):185-186+212.
- [5]张旭翔,姜振鹏,王维平.建设科学专业链 服务信息产业链: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设的探索与实践[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06(33):59.
-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Z].国办发[2017]95号,2017-12-05.
- [7]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Z].国发[2019]4号,2019-01-24.

- [8]张等菊.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的管理机制研究[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21:153.
- [9]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144-145.
- [10]埃米尔·涂尔干.社会分工论[M].渠东,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17.
- [11]国务院.关于印发北京、湖南、安徽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及浙江自由贸易试验区扩展区域方案的通知[Z].国发[2020]10号,2020-09-21.
- [12]GORT M., KLEPPER S. Time paths in the diffusion of product innovations [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2(92):630-653.
- [13]谭卓,韩剑.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点评:以“双循环”应对“持久战”[EB/OL].(2021-08-04)[2023-05-27].http://stock.finance.sina.com.cn/stock/go.php/vReport_Show/kind/lastest/rptid/649871700897/index.phtml.
- [14]张玺.“链长制”实现串链补链强链[N].工人日报,2022-03-08(7).
- [15]孙绮曼,孙晶.广州实施双链式“链长制”推进21个重点产业链发展[N].羊城晚报,2021-06-25(3).
- [16]潘懋元.潘懋元论高等教育[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0:143.
- [17]新华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2021-03-13)[2023-05-19].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18]DIMAGGIO, PAULJ. State Expansion and Organizational Field [M]//RICHARD H.HALL, ROBERT E. Quinn (eds.)Organizational Theory, Public Policy and Beverly Hills, CA:Sage.1983:147-161.
- [19]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全国高校书记校长访企拓岗促就业专项行动的通知[Z].教学厅函[2022]3号,2022-03-09.
- [20]教育部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关于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同创新伙伴行动的通知[Z].教科信厅函[2022]26号,2022-06-22.

责任编辑 韩云鹏

The Establishment of Speciality Group Leader System in Regional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Thought Based on Industry Chain Leader System

Zhang Dengju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re a solid community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wid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ustry Chain Leader System, it is urgent for regional education to make corresponding reforms to realize the close connec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supply chain dimension and value chain dimension. As the supply side of regional skilled and technical talent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ase on the concept of adaptability and the theory of structural isomorphism. It needs to draw lessons from the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basic model of the Industry Chain Leader System, establishing the Speciality Group Leader System, and forming the linkage management responsibility system of Group Leader and Group Master. By stabilizing, supplementing, strengthening, and extending speciality groups, it will diagnose and make up the missing, blocking, and breaking points in the training of skilled and technical talents. All of them are to provide manpower guarantee for our country's economic double cycle pattern and the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Keyword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gion; industry chain; speciality chain; Chain Leader System; Speciality Group Leader System